

诠释云南边地往事的经典力作

旗写◎著

BIAN DI CHEN YAN

边地 笔记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旗写（李启邪），本名李启学，云南江城人，哈尼族。著有长篇小说《原地奔逃》、小说集《来世再说吧》、诗集《黑夜拐走了我的情人》。小说《寻找传说》曾获“边疆文学奖”。诗《曾经的梅花》入选《中国诗库2007卷》。曾入读鲁迅文学院民八班、清华大学公共文化高研班。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边地之烟

BIAN DI CHEN YAN

旗写◎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地尘烟 / 旗写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2-08061-4

I. ①边… II. ①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6618号

边地尘烟 旗 写 © 著

责任编辑	陈浩东 苏 娅
装帧设计	杜佳颖
责任校对	熊 凌
责任印制	马文杰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 - m a i 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合骧琳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061-4
定 价	60.00元

目 录

一 兵临城下	001
二 转舵反戈	029
三 借刀杀人	059
四 联袂反击	081
五 后院起火	111
六 迂回前进	125
七 歃血为盟	155
八 分道扬镳	181
九 悬崖勒马	205
十 以弱抗强	223
十一 降叛伏乱	241
十二 红旗猎猎	277
后 记	281

1

1948年9月17日，云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营的二百多名官兵前进的道路被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阻断。他们由化名李高伦的中共普洱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荀明带领，从宁洱县急行军一百多公里来偷袭位于中老越三国边界的江城县。

江城县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明宣德年间设钮兀司，清朝称勐烈，分属墨江县、象明县、宁洱县、元江县。1929年设县，属普洱道管辖，与老挝和越南接壤，面积3544平方公里，时属云南省普洱公署管辖。

江城是云南省雨季最长、雨量最大的县份。九月正值江城雨季，民主联军偷袭江城的这一天，江城又正恰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

关于此次暴雨，《江城县志》明确记载：“暴雨狂降三天方止。雨量特大，洪水泛滥，山崩地陷，房屋倒塌，田地淹没，死二十人，受灾无数。”

民主联军独立营来到离县城三公里的朵把河时，正遇河水暴涨。

如果天亮时还无法渡河，二百多人的部队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江城县的国民党县长裴存权就会得到充足的时间运筹帷幄，组织抵抗。如果偷袭变成强攻，部队将遭到重大损失。荀明心急如焚，亲自带着几名官兵打起草绳试图渡过汹涌的河流，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疲惫不堪的荀明退回岸边斜坐在石头上喘着粗气说：“真他妈的阴沟里翻船，人算不如天算。”

荀明怔怔地盯着洪流，往事历历浮现于眼前。

2

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后，云南省工委派出

曾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的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党员荀明和苏秀芳到位于滇中的元江县以教师身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苏秀芳是元江县人，而荀明却是操着国语的广东人。为避免暴露，荀明假扮苏秀芳的未婚夫。两人发展了一些党员后，中共滇南工委书记张华俊批准成立了元江县委，荀明任书记。元江县委认真分析元江县的特点后确定党在元江的工作重点是利用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争取一批地方实力人物，结成反蒋统一战线，适时发动武装起义。元江县委就秘密改造了四十多人的私人武装。为了起义成功，荀明被派到滇南工委在元江小柏木村举办的军政干训班参加培训。一个月后，滇南工委通知荀明提前回元江。

荀明刚打好背包，就被通知到滇南工委书记张华俊的住所。

原来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此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召开会议，书记郑伯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武装斗争的指示。会上专门制定了普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率先在全省解放的方针。省工委决定由普洱特支统一领导普洱地区的武装斗争。但此时普洱地区的特支书记陈盛年被派到佛海县帮助刘昆府组织反蒋武装，省工委要求滇南工委迅速重新派人到普洱任特支书记。滇南工委决定派荀明进入普洱地区，元江起义由滇南工委和元江县委共同实施。

荀明听了张华俊的宣布后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张华俊边倒水边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我党地方组织，千方百计建立军队，开展武装反蒋斗争。你既有地下工作经验又刚参加完军事培训班，所以组织上派你去担当重任。普洱地区的情况复杂，要团结好当地实权人物为我党所用，打开新的局面。”

荀明坚定地说：“我一定在普洱打开局面。”

张华俊介绍了普洱地区的情况后说：“你再去后再做些社会调查，收集情报。磨黑中学是普洱地区很重要的中学，要利用好学生，开展好武装斗争。对上层人物，既要团结又要保持距离，更要提高警惕。”

张华俊又让倾向革命的元江统战对象李和才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普洱实权人物张孟希，荀明这才带着苏秀芳踏进了普洱地区磨黑中学。荀明化名李高伦教授国文，苏秀芳教授音乐。

普洱地区历史上习惯叫思普地区，因盛产普洱茶而闻名。当年普洱地下党负责领导的地方包括现在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和临沧市、玉溪市的部分县，共二十个县区，面积七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三十多万

人。历史上其称谓和范围经历了数次变化。1729年云南省设立普洱府，1914年改称普洱道，1929年设为云南省殖边督办公署，1941年改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6年改称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2月普洱地区全境解放，成立中共宁洱地委和普洱地区行政公署，下辖十五个县。玉溪地区和临沧地区的几个县相继划离普洱地区范围。1953年，改称思茅专区。1955年车里、佛海、南峤、镇越、宁江五县撤并成立西双版纳自治州，面积近两万平方公里。后从澜沧县分设出孟连县和西盟县，思茅专区仍辖宁洱、思茅、景谷、景东、墨江、镇沅、江城、澜沧、孟连、西盟十个县。2004年撤地设市，称思茅市，2007年改称普洱市，现有人口二百五十万，面积四万五千平方公里，为云南省版图最大的市，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相连。1956年前普洱地区专员公署在宁洱县，1956年后移到思茅县。由于行政区划及称谓的多变，为便于叙述和记忆，统一称为普洱地区。

普洱地区山高谷深，有哀牢山和无量山从北向南成帚形纵列，隔出几条大河谷，从东往西依次是红河水系元江、墨江、把边江、李仙江和澜沧江水系澜沧江、威远江，因此交通阻隔，行旅艰难。普洱地区周边与缅、老、越相邻，英、法、美、日曾先后觊觎或侵犯过这一地区。新中国成立前普洱地区的党政军统治势力比较强大，曾分设普洱、新平、缅宁三个专员公署，设有两个保安司令部，一个保安独立大队，国民党中央军第6军93师和后来的第26军先后驻防。93师撤离时留下一批携带武器的零星部队，在国境内外设立多处据点，成为一股公开的政治土匪。普洱地区没有公路、铁路、电站、工厂，生产生活十分落后。又是二十多种民族聚居区，改土归流后，仍保留着土司制度，大官僚、大地主、大恶霸、大土司、大商人、帮会拥有武装和有势力范围，组成多个跨地区跨民族的政治集团，形成强大的封建割据势力。这些势力有的比较反动，比如澜沧大土司石炳麟。有的曾投机革命，最后走上反共道路，如号称四大天王的宁洱县的张孟希、景谷县的李希哲、景东县的梁星楼、新平县的李润之。有的跟着共产党走，如元江县的李和才、镇越县的王少禾、江城县的李衣人、景谷的罗正明、景东的彭学孔、景洪的鲁文聪、召存信。普洱地区民间枪支比内地多，所谓官商兵匪都有枪，私人武装是公开合法的。普洱地区当时的党政机关、反蒋武装、地霸武装、民间武装有二万多制式枪支。

普洱地区早期有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1927年，中共云南省特委

派党员杨正元回到宁洱建立中共宁洱县委，1934年中共党员罗有桢领导了勐先农民起义，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

距离昆明四百多公里的宁洱县磨黑镇是普洱地区著名的产井盐的地方。井盐的发展带动了诸多行业的繁荣兴旺。抗战时期已经有三万人口的喧嚣小镇了，其名声盖过宁洱县和思茅县，逐步成为普洱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物流信息中心。

磨黑中学是普洱地区实力派人物张孟希在1942年创办的。当年张孟希到昆明向西南联合大学招聘教师，正值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昆明反共势力猖獗，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西南联大地下党员吴子良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转移到磨黑中学。在普洱地区莽莽群山中的一个小镇就能办起中学，本身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请的老师又都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级的人物，所以不仅是磨黑人，连昆明和整个普洱地区的人都说磨黑中学办得好，办成功了。张孟希购买《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北方文艺》等进步书籍给学校，还支持师生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抵制国民党在学校发展三青团，借出一部分枪弹支持进步师生进行军事训练。这期间学校的民主进步空气浓郁。师生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国是成风。当时人们称磨黑为云南省小延安。

中共云南省工委也看好磨黑这块宝地，也把张孟希列为重要统战对象。他在抗战期间总的说来是倾向进步的。但张孟希既不想太靠近国民党，也不想和共产党贴得太紧。

西南联大党组织考虑到吴子良和部分党员已经暴露，另派陈盛年和曾庆铨接替。这年日军攻占缅甸仰光后便疯狂地向中国方向推进，战火烧到了普洱地区的佤山一带，许多县城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按云南省工委迅速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陈曾二人带领磨黑地下党在师生中加强军事知识教育和实弹训练。西南联合大学先后派出五十多人到磨黑中学任教，其中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有三十六人，磨黑的地下党组织得到壮大。在此基础上，1946年在磨黑中学正式成立了以陈盛年为书记的普洱地区特别支部。

为避免泄露军情，天麻麻亮时荀明建议云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营营长彭声扬把全营官兵分散隐蔽到朵把寨子老百姓家。

彭声扬是宁洱县磨黑人，早年曾占山为王，与墨江县大名鼎鼎的土匪头子苏石宝多次联手抢劫江城，苏石宝被杀死后，他率属下投靠张孟希，平时紧跟张孟希主张革命，得到张孟希的器重和地下党信任。为攻占江城县而成立云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营时，他当上了营长。偷袭江城时彭声扬为自己能亲率部队攻打江城抢占地盘捞取钱财而暗自庆幸，趾高气扬。哪想到一条河会把整个计划扰乱。他悻悻地留下几名士兵在河岸警戒，把独立营全部撤进寨子里。

但还是有赶街的两个农民看见了独立营，他们一路嚷嚷说土匪来了。县城居民听说大股土匪已经进犯到了朵把河，顿时如热锅上的蚂蚁惊惶失措，冒雨逃亡。

此时的江城县长是昭通人裴存权。裴家早年贫寒，三兄弟相继从军。其二兄裴存藩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后被蒋介石派回云南，先后任省党务书记长、第二路军总部少将正训处长、军委云南行营政治部中将主任、省党部代理主任、昆明市长、军事参议院总务厅厅长等要职。作为三弟裴存权受二哥影响中学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学校步兵科和庐山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科学习，结束后在第三十八军当少尉排长，后提升为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少校副官，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后从军界转入政界，凭借其兄关系被任命为江城县长。

裴存权到江城后调集所有武装联合宁洱墨江围剿三县边境的土匪，江城匪患渐减。军人出身的裴存权根本不把土匪放在眼里，还说像彭声扬这种土匪如敢进入江城，他将砍下头来挂在城墙示众。彭声扬自从投靠张孟希后最忌讳别人谈论土匪旧事，听闻之后怀恨在心，欲寻机报复泄愤。这次偷袭正中下怀，马上派熟悉江城的朱炳禄潜入江城做内应。

裴存权听说大股土匪来袭十分吃惊。江城没有军队驻守，民团也被普洱公署派往攸洛山围剿反蒋起义部队，杳无音信。裴存权身边只有几个警卫人员和秘书随从。江城地处边陲，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唯一的电台坏了，无法向普洱保安团求救。裴存权不愧行伍出身，震惊之余他一边派人侦察，一边紧急召开会议商量对策。

裴存权带着秘书也是他的侄子裴持平首先进入县政府机关所在地武庙文昌殿。

县政府会议室年久失修，豆大的雨点毕毕叭叭地敲打屋瓦，滴漏在室内积起了小水潭。

“狗日的雨咋会这么大！下了三天不停。”裴存权的心乱麻麻的无比烦躁，看着窗外狂下不止的大雨咒骂了几句。这大雨来得真不是时候，要是早来几天不是多好啊，那就可以把土匪阻挡在江外了。

参加开会的人陆续来了，人人都在不停地咒骂着这场大雨。

来的人主要有前任县长陈少铭、警察局长赵维善、勐烈镇镇长周惠民、秘书科长杨继增、议长杨月生、民政科长杨嘉权、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主任委员谭进之、原民团队长胡作周。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龙文翔听说土匪来了急忙逃回乡下老家。

会议就在咒骂声中乱麻麻地开始了。

裴存权用眼神扫了一圈后首先问警察局局长赵维善说：“你是警察局长，土匪来了正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说如何办？”

赵维善原来在龙武县当警察局长，出事后买通昆明警察局长弄了一份介绍信来江城求职。裴存权看他因吸大烟而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身体本不想用之，但顾忌昆明警察局长，又见赵的老婆年轻美貌心生怜意，就任命其为江城警察局长。赵维善明白裴存权点他的意思，便说：“既然土匪来了，作为县政府必须组织抗击，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坚决服从县长调遣，只是我正发烧生病，没有力气走路。”

陈少铭立即反驳说：“打仗要靠军队，现在县民团又远在车里县，远水救不了近渴啊。赵局长，你们警察局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拿什么抵抗。既然是来开会商量，何不听听别人的意见。”

赵维善瞅了裴存权一眼哼笑着说：“也对也对，警察局也只有七八个人，恐怕难以抵抗。”

杨月生说：“土匪敢来，肯定人强马壮，抵抗毫无意义，不如谈判送他们一些钱财，免得百姓遭罪。”

长期有病的杨嘉权听说突然来了一股土匪要进攻县城，准备去找老镇长周惠民和原民团队长胡作周，想一起发动群众进行抵抗。后来接到裴存权的通知被迫挣扎着到县政府开会。这时有气无力地说：“土匪来了肯定是要抗击的，江城历史多次遭受土匪围攻，没有一次说是投降的。江城人不是胆小鬼。清光绪年间元江土匪杨阿初围攻勐烈镇，就是被我

爷爷杨恒相执刀杀死才击败的。还有民国初年……”

烦躁的裴存权打断说：“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讲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老胡说说看。”

“如果是土匪那必须坚决抗击。”胡作周见县长点头，便慢吞吞地说，“问题是这都是街上的老百姓讲的，也不知真假。我分析怕不是土匪，这几年大股土匪被剿灭了，零星土匪没有实力和胆量来进攻县政府。前段时间听说张孟希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了什么民主联军，是不是他们？如果真是他们，正规部队的力量很强大，敢来进攻说明他们早就做了精心准备，硬拼不是办法。那我们不妨会谈。有时谈判投降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我的意思赶快派人去侦察清楚是什么人。”

周惠民咳嗽着附和：“是啊，先侦察清楚，凭赵局长的几个警察要守住江城是不可能的，我们得另想办法，不能轻易冒险。”

杨月生说：“如果不是土匪我们就不能硬拼了，毕竟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我看要么和谈，要么逃走。”

裴存权猛然站起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人得不得就想逃走。危难之际不愿为党国分忧解愁，白受党国教育多年，白拿党国俸禄，可悲可叹啊。老子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成千上万的小日本鬼子都不怕，何况土匪，何况有那么多的老百姓，何足畏惧。管他是土匪还是共匪，我决定组织全城民众抗击来犯之敌，誓与江城共存亡。只要他们敢进犯江城，人人得而诛之。愿意为党国尽忠的留下来跟我去动员百姓，保卫江城人员。我意已决，谁再敢说谈判投降煽动民心，以通匪罪就地正法！”

大家噤若寒蝉，不再出声。

裴存权派出侦察的人被洪水阻断无功而返，但报告说河对岸有几个土匪模样的人。

雨越下越大。

裴存权先召集留在县城的民团、警察、警卫和几个壮丁，由他的侄儿裴持平率领冒雨开赴朵把河进行阻击。他留在县城继续组织人员增援。

负责在朵把河站岗警戒的独立营士兵见雨越下越大，都跑到河边一棵大青树下避雨，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警惕。

裴持平看见身着民服背着枪支的独立营士兵认定就是土匪，又见他们毫无防备便抢先下手，开枪射击。

警戒的士兵有两三个人中弹倒地，其余的卧倒反击。他们哪想到会有人冒着大雨偷袭。

营长彭声扬急令一个连到河边迎击，随后找来荀明破口大骂：“李高伦，你不是说江城没有武装部队，我的弟兄又咋会被打死了？”

荀明听到枪声暗叫不好，急忙提枪奔向河边，却被人叫到彭声扬处。此时被大雨淋得如落汤鸡一样的他抖了抖衣服上的雨水说：“江城的民团确实被派去攻打车里县攸洛山了，带队的是队长陈存贵。现在下着大雨，我也没有到阵地，事出突然，情况不明，是不是江城民团也不好下结论。我估计是裴存权的警卫和几个留在江城的民团，不足为惧。”

彭声扬还是怒气冲天地骂道：“什么情况明不明的，我说士兵不要分散你不听，还说要人不知鬼不觉，现在好，士兵分散后他们就敢老虎嘴里拔牙，白死了两三个弟兄。”

负责全盘军事策划的荀明想了想说：“是我估计失算，但现在还不是抱怨的时候，等我到河边看看情况再跟你说。”

4

荀明冒雨大步朝河边走去。边走边想组建民主联军攻占江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不会错的，但行动开始就受挫，这到底怎么了？

荀明来到普洱不久，滇南工委和元江县委在元江县撮科村发动起义袭击了国民党中央军 93 师。起义成功后，上级指示他也尽快进行武装暴动建立根据地。但身边没有一兵一卒，从哪里打开缺口呢？荀明苦恼不已，常常整夜无眠。

革命的爆发点在哪里？在贯彻上级指示的普洱特支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特支委员曾庆铨说：“我认为选择宁洱起义比较适合，我们党在这里的力量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重要的是普洱地区最大的私人武装头目张孟希，目前拥护革命，我们有依靠的对象。这里是普洱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又和元江的滇南工委距离较近，如果在这里举行反蒋武装斗争，既能与元江革命连成一片，又能带动整个普洱地区。”

荀明分析说：“把宁洱与元江连为一片这个想法好是好，但国民党专员公署在这里，云南保安三团也驻扎在这里，反动势力过大，就算我们暂时成功，云南省主席卢汉也会派大军扑灭。我们没有力量固守。依

我们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坚守宁洱这样一个中心城市。我认真分析了普洱的经济、军事、民族、地理等情况，认为目前要发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县级政府最好的地方就是江城县。”

江城？咋会选择这个遥远而偏僻的地方？大家充满了疑惑。

荀明停顿下来，抽了口烟又说：“我通过江城的学生收集了一些情况。大家看地图，江城很像一只乌龟，与宁洱、思茅、墨江、车里、镇越几县相连。东、北、西三面有李仙江、勐野江、曼老江三江环绕，没有桥梁相通，这在军事上来说就是天然城池，天然屏障啊。江城设县以来，长期只有力量弱小的警卫队和保卫队，没有正规军，又远离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重要的是江城县有多年的积谷，粮食充足，便于立足。一旦攻下江城就可以往西南攻下镇越县，将两县连成一片，形成星星之火之势。江城是目前我们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

特支委员蒋仲明补充说：“虽然我党在那里没有建立组织，但有群众基础。早年罗有桢组织的农民暴动，攻占过江城县勐野井盐矿。虽然后来失败了，但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江城县没有正规城墙，进攻阻力小。”

曾庆铨摇摇头说：“在江城搞革命，对普洱和云南的影响不大。”

荀明说：“现在当务之急是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建立武装根据地，革命要率先在普洱开花结果。当然在江城开展革命有许多困难，通过几次镇压，江城的地下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党员在江城活动。另外江城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山高坡陡，寨子分散，人口三万，稍显过少。但一旦我们在江城站稳脚跟，一根火柴就能点燃一堆大火。”

荀明刚来就对普洱形势了如指掌，蒋仲明非常佩服，他说：“现在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心开花还是边地开花的问题，中心开花就是在普洱中心宁洱进行起义建设根据地，边地开花就是在江城起义，然后反过来影响或包围中心。我个人同意李老师的主张。”

曾庆铨说：“我认为还是坚持中心开花，从宁洱发展出去更好。要马上在江城起义，先要到江城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这个时间太长，跟不上革命形势，困难过大。”

荀明说：“选择好地点后，如何实施那是组织形式和办法问题。选择江城，并不是说按部就班重新到江城组建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再举行起义建立政权。这样的速度当然慢。我们可利用张孟希的力量，在

宁洱组织好武装攻打江城建立政权。”

曾庆铨点点头：“这还差不多，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宁洱组织武装偷袭江城，这个途径更快更安全。”

蒋仲明说：“不如两条腿走路，在宁洱组织武装同时派得力人员进入江城，寻找有武装实力的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内外结合。”

苟明摇摇头：“内外结合怕来不及，我曾认真琢磨过江城的实力派人物，那里没有一呼百应的实力特别大的统战对象，小一点的实力人物都是少数民族，又都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我们特支为数不多的党员几乎都是汉族，派进去后要做通他们的工作非一朝一夕。我看还是像老曾说的那样先从宁洱组织武装，从外到内攻占江城，建立我们的根据地。”

最后大家同意了武装革命的步骤：第一步在宁洱组织党指挥的武装，第二步攻占江城建立根据地，第三步从江城攻占镇越县，建立两县为一体的革命根据地。

会后曾庆铨单独告诉苟明说：“陈盛年同志临走时告诉我说在江城有一个地下党员，代号箭毒木。但单线联系的同志牺牲了。”

“是种子撒到哪里都会发芽。不要担心。”苟明说。

按照苟明的指示，经常与张孟希往来的曾庆铨和蒋仲明主动上门找张孟希动员他派兵进攻江城，但被另有企图的张孟希拒绝。张孟希目前还不愿意与国民政府公开对抗，也不愿意与共产党分享地盘。

得知张孟希的明确态度后，苟明指示曾庆铨和蒋仲明在不放弃张孟希的同时加快对张孟希部属的统战，偷偷绕开张孟希建立武装部队。

苟明面对无法逾越的朵把河，重新捋了偷袭江城的思路。

镇越保卫战失利后，苟明潜回磨黑中学，连夜在磨黑郊区召开了特支会议。

苟明在通报了镇越保卫战之后，对特支始终不渝建立改造并训练武装力量的工作给予肯定。他说：“特支工作不能遍地撒网，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逼人，我们必须确保工作重点不放松。在做好张孟希的统战工作前提下，各党支部分支必须千方百计筹集枪支，建立党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攻打江城，在滇南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各交通线基本建立了，要把这次会议决定的重点工作传达到各党支部和分支。”

特支委员也是普洱军政委副主任的蒋仲明犹豫一下提出说：“我看普洱地区的反动势力还是比较强大，还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攻城略地，我倒想是不是把工作重点放在统战和组织群众上，以免过早暴露党的力

量而遭到损失。镇越保卫战的失败给我们提出了教训，就算我们攻下江城还要考虑能否守得住的问题。如果守不住，那又有什么必要攻打。我看特支的方针是不是有问题？”

曾庆铨委员看看荀明又看看蒋仲明欲言又止。

荀明说：“老曾，你想说什么？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大家畅所欲言，不要顾忌。”

曾庆铨说：“总体上我赞同李老师的思路，统战工作是不能放弃，但张孟希哪天能真心革命谁知道，如果他不革命，我们拿什么武装自己，拿什么建立根据地。现在是张孟希的统战工作进程不如预期那样顺利，党领导的武装也建立不起来，更不要说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这样下去，上级会如何看我们特支的工作？我们几位特支成员的脸面又何在？上级衡量我们特支成绩肯定是看是不是建立了武装，是不是建立了根据地。我看组织武装攻占江城建立根据地这个决策不能变。”

蒋仲明说：“但现实摆在眼前，我们靠什么进攻江城，靠什么巩固江城。这不是纸上谈兵吗？我看我们特支有点急功近利。”

曾庆铨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谁急功近利了，建立根据地的决策难道错了。上次特支会议你比我都还同意嘛。”

荀明说：“老曾你别激动，仲明也不都是为革命着急嘛。有反对意见说明特支会议原来的决策存在问题。我们就是要在讨论中修正，在讨论中统一思想。”

大家都沉默起来。

荀明说：“这样吧，我们还是再研究重点统战对象张孟希，看看能不能从这人身上打开更大的缺口，利用他的武装打破普洱地区革命僵局。”

蒋仲明摇头说：“此人左右摇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我们虽然打着反蒋旗帜但也不能暴露我们地下党的身份。说不定哪天他投向反革命阵营就拿我们开刀。”

曾庆铨分析说：“不过，从张孟希支持小分队帮助镇越王少禾暴动这些事来看，他虽然左右摇摆，但目前还是倾向革命的，毕竟全国大的革命形势对我们有利，他还不和我们决裂。我们不必把普洱地区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样会让工作的同志们信心不足。”

荀明说：“我也认为他现在还不会与我党公开分裂，我们一定要充分打响反蒋同盟旗帜，让他没有退路。我想我们的工作应该再大胆一些，

冒险一点。前次张孟希不是说军政委的权限只在普洱，他没有权力救援镇越县吗？客观地讲他确实没有违背普洱军政委的规定，是我们当初制定政策时没有高瞻远瞩，自己束缚了自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妥当。”

“什么想法？”蒋仲明和曾庆铨问。

荀明说：“我们既然成立了云南人民民主自卫同盟和普洱军政委，我们就要用活用足。我想以自卫同盟的名义组织一支军队，归普洱军政委指挥，表面上让张孟希当这个头，实际上由我们党来指挥。军政委要规定一切命令要有政委签字才生效。”

蒋仲明说：“好是好，但太冒进了，上级会同意吗？”

荀明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非常时期，不可能所有的事都向上级请示汇报。以后机会合适时我会汇报的。”

曾庆铨说：“这个主意好，张孟希看到他的权力扩大了肯定会干。问题是军队叫什么名称好？”

荀明想想说：“我们成立的组织叫云南人民民主自卫同盟，我看军队就叫云南民主联军，旗号打大点才能响。刘昆府他们在那京成立的不是也叫民主联军吗？”

蒋仲明说：“如果旗号要打大，不如直接叫云南反蒋自卫军，让张孟希没有退路。”

荀明摇摇说：“好是好，但过于暴露，容易遭到围攻。条件还不成熟。以张孟希目前左右摇摆的态度还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还是让它模糊一点，全国打这个旗帜的多，我们党的军队刚进入东北时不也叫民主联军吗？国民党的部队以前也打过这旗帜，让他们辨别不清真伪。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有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时机成熟时我们再改过来。”

曾蒋二人表示同意。

荀明说：“特支目前要做的大事就是尽快帮助张孟希成立云南民主联军，利用这个时机抽调我们的力量加入联军，借势打力，改造联军为我所用。你们两个面临的工作就是多收听广播，并利用军政委副主任的合法身份加大对他的宣传攻势，让他站稳立场，派出云南民主联军进攻江城。只要部队脱离磨黑地盘，脱离他的控制，我们就更好改造。然后把镇越的起义部队撤到江城，先建立江城革命根据地。镇越的革命虽然暂处于低潮，但革命的实力还在，条件成熟时我们又从江城反攻回去，